

首席小郡主打破宫廷禁忌，
跨界招亲。

惊世才子不要，皇族后裔闪开，贵胄名门靠边。

她只求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

邀宠争风别来烦她，皇子夺嫡与她无关，

撞破太子和外族女子私奔？那是她出门忘了看皇历！

总之，她没有胡思乱想的工夫，

她要认认真真地，

给自己缝一套嫁时衣。

嫁时衣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人在许多时候，
不光要自己默默地
咀嚼悲伤失落，
这种只可意会的甜蜜心情，
也只能自己偷着乐。

卫风 著

JIASHIYI

上



嫁时衣

上
卫风 著
JIASHIYI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嫁时衣 / 卫风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6
ISBN 978-7-5104-5021-1

I. ①嫁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1940号

嫁时衣

策 划：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：卫 风

特约编辑：紫 木

责任编辑：杨雪春

封面绘图：清 羽

封面设计：80零·小贾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670*970 1/16

字数：700千 印张：38

版次：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5021-1

定价：59.80元 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“这种锦，就算是最能干的婆夷姑娘，一辈子也难织出一匹来。你看，这是什么颜色？”

“素青啊。”上面也没有花，看不出什么稀奇。

吴师傅把料子抖开两尺有余，斜提起来：“再看看。”

“好像是……烟紫的？”随着角度和光线的变化，颜色竟然就不同了。

“再细看看。”

小冬有些疑惑，再仔细看。这料子竟然不是素面的了，上头浮着一层浅浅的花纹，有怒放的花朵，舒展的枝叶，花间翩翩飞舞的彩蝶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织的？”

目录

JIA SHI YI

〔上卷〕

第一章

初入王府·得宠 / 001

第二章

集玉众姝·惊情 / 069

第三章

暗潮汹涌·遇刺 / 126

第四章

景王之乱·别离 / 177

第五章

情之所起·缠绵 / 249

第一章
初入王府·得宠

半夜里小冬被人摇醒，屋子里乱糟糟的，丫鬟们忙成一团，乳娘胡氏给她一件一件套上衣裳。

她眼睛通红，嘴唇在微微颤抖。

她低下头去给小冬穿鞋的时候，小冬伸出手，摸了一下她的脸。

“胡妈妈，怎么了？”

胡氏胡乱抹了一下脸，用斗篷把她裹了起来，飞快地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我们去看你娘。”

外面天很黑，风也很大。胡氏抱着她，她们后面跟着好多大大小小的丫鬟，一个个缩头缩脑，呆滞而畏缩，像是被大雨淋得不知该往哪儿钻的鹌鹑。

小冬伏在胡妈妈的肩膀上。母亲——母亲的病，怎么样了呢？

母亲……对她来说，很遥远陌生。小冬只见过她几次，每次屋子里都很暗，门窗紧闭，那个女子半躺着，朝她吃力地微笑，伸出来的手腕是苍白细瘦的，皮包骨头，青筋浮凸。

“小冬，来，到娘这里来……”

小冬有些畏怯，每次都是胡氏牵着她过去，把她的小手放在病人的手中。

“她这几天，好吗？”女人问。

胡氏回话：“好，小郡主听话得很，也不挑食，也不吵闹。”

那个女人点点头。

屋子里很闷，床前点着炭盆，热烘烘的浊气升腾着，弥漫着，就算屏着气，那气息也无孔不入，牢牢黏附在衣裳里、头发里、皮肤里，从那屋里出来好久，小冬都还觉得那股气味儿在自己身边缭绕不去。女人的手往枕头下摸，一时没有摸到，便欠起身子来继续摸索。

然后她终于摸出那东西，放到小冬的手心里。

“来，这个给你……”她喘了口气，显然这样说话对她来说也很难。

小冬低下头去看，那是一只雪白温润的玉兔，有大杏子一样大小，兔子眼睛嵌着红宝石，活灵活现的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小冬点点头。

她欣慰地笑笑：“跟胡妈妈出去玩儿吧……”

小冬看着她，没移动脚步。

“带她出去吧，别过了病气……”

女人突然抓起枕边的帕子掩住口鼻，头扭向床里侧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胡氏忙抓着小冬退了几步，说了告退的话，便抱着她从那屋里出来了。

除了那一次，后来小冬又被带过去两次，一次女人在昏睡，另一次连话也说不，只能看着她，神情悲戚而疲倦，眼角干涩。胡氏脚步匆忙，在上台阶时还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她本能地将怀里的小冬抱得更紧。大风像鞭子一样抽在人脸上，灰尘迷了眼睛。胡氏停在那里，紧紧地闭了一下眼又睁开。门帘被挑了起来，胡氏深吸了一口气，抱着小冬走了进去。

从漆黑的外面忽然进到明亮的屋里，小冬有那么短短的瞬间眼前什么也看不见。

这屋里点了许多蜡烛，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亮过。

胡氏把小冬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，打开包裹着她的斗篷，轻轻推了她一下：“去跟娘说说话吧，去吧。”

没人对小冬说什么。可是她自己心里明白。她的母亲……快要死了。

女人换了衣裳，梳了头发，还化了一点淡妆，靠在床头，像之前见她时那样，朝她伸出手来，轻声说：“小冬，过来。”

明明……明明对她没有多深的感情，可是小冬解释不了，现在充斥胸口的那种巨大的恐慌和疼痛……她慢慢地走过去，女人轻轻握住她的小手。

“小冬……小冬……”

女人用目光一寸一寸温柔地抚摸着女儿，以此来代替拥抱和真正的抚摸，仿佛要把她的样子牢牢刻在心中，永不忘记。小冬第一次能这样清晰地、近距离地打量她的母亲。她是个美人，尽管已经瘦得脱了形，仍然能看出她的秀丽脱俗。她的头发完全看不出因为生病而干枯稀疏，大概用了很多发油，梳成一个光亮整洁的螺髻，上头插着赤金花簪；脸上还淡淡地扫了胭脂，看上去仿佛是健康人才有的红晕。她的眼睛也不像小冬曾经见她时那样混浊黯淡，反而清澈明朗。

可是小冬一点儿没觉得欢喜。屋里其他人也都明白。丫鬟们站在四周，虽然有这么些人，可是屋里静得没有半点杂乱的声音。

“以后要好好听你父亲和哥哥的话。”

小冬呆呆地看着她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她的小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指。虽然看上去仿佛光鲜健康，可触感是骗不了人的。她的皮肤毫无弹性，像又涩又干的草纸。松软的皮肤下面就是骨头，生硬硌手，又显得那样细腻，好像稍稍用一点力气，就能将她的骨头折断一样。

这一刻小冬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架摇摇欲坠的悬空的桥上。她身后是遥远的未来，她面前是不可测的过去。后无归路，前途渺茫。

而眼前的这个人，她此生的母亲，她的亲人，就要离她而去了。小冬觉得难受。

不是想哭，只是觉得……喘不上气来，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，像铅一样沉重。那种无能为力感觉，死亡的气息就在周身弥漫。没人能够抗拒死亡的到来。

母亲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她，目光无限爱怜。她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。

身后的门忽然被推开了，小冬缓慢地转过头去看。

一个穿着黑斗篷的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他的步伐那样快，把外面的冷风都带了进来。

屋里的丫鬟仆妇们一起屈膝：“王爷。”

有人迎上去替他斗篷解下来，此生的小冬怔了下。这个人……就是她父亲吗？

还是位王爷？他看起来年少英俊，气度不凡，就算面色焦虑，气息急促，也不失翩翩美男子的风范。这人一点也不像个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的父亲。

他大步走过来，在床前站住，喊了一声：“青媛。”

胡氏把小冬抱起来退到一边，将床前的位置让出来。

“青媛，我来了。”女人朝他微微笑，说：“你来了。”

小冬被胡氏抱了出来，到了一间暖洋洋的屋里，胡氏给她倒了热热的茶，还有人端了小点心来。胡氏问她：“小冬饿不饿呀？吃一点好不好？”

小冬摇了摇头。胡氏把一块点心放到她手里。点心软糯，小冬哆嗦了一下。

胡氏问：“冷吗？”不是冷。她只是想到刚才握着的那只手，那只枯瘦的、毫无生机的手。

门帘被人掀起来，有个孩子的声音问：“胡妈妈，妹妹在不在这里？”

胡氏忙站了起来：“世子爷也来了？小郡主在屋里呢。”

小冬好奇地抬起头来。一个男孩子，六七岁大，站在门边。

他的眼睛黑白分明，像玉石一样，皮肤像凝固的乳脂，真是个漂亮得过分的孩子。

“小冬妹妹。”

小冬瞅着他，没吭声。胡氏问：“世子爷是和王爷一起来的吗？”

“嗯，”他转头往正屋看了一眼，神情黯然，不过很快又转过头来，“父亲说让我来陪妹妹。”

胡氏转过头，飞快地用袖子拭了下眼角：“从京城一路到这儿可不近呢，世子爷饿不饿？我让人拿些吃的来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饿，我来陪妹妹。”

他拿起盘子里的一块点心递给小冬：“妹妹，这个给你吃。”

胡氏问他：“都是谁跟世子爷来的？替换衣服可带了吗？”

“齐妈妈他们没来，就我跟父亲来的。”他把手里的点心一个劲儿朝小冬嘴边递，“妹妹吃。”小冬手里也有块点心，一直没吃，都快攥出汗了。胡氏替他把鞋子和外面的袍子都脱了，他也坐上炕。小冬手里的点心扔也不是，又不想吃，干脆递给他。

男孩子眼睛一亮：“妹妹这是要给我吃吗？”

他还真就接过去吃起来，吃得快，有点噎，胡氏忙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甜羹汤过来。

“世子爷慢些。”

他拍拍胸口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从中午起就没吃饭，在路上也就啃了点儿干粮点心。”

小冬开口了，小声问：“哥哥？”

“对对，我是哥哥。”男孩子很惊喜，“我还以为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把我忘了呢。”

胡氏说：“哪儿能呢，不过世子和郡主也有半年多工夫没见了，小郡主许是觉得生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嗯。”他牵着小冬的手，“等我多和妹妹说说话，妹妹就不觉得生了。对了，今年从开春我就进集贤堂读书了。”

胡氏坐在一旁看着两个孩子，脸上微微露出笑容：“一转眼世子爷都到了读书的年纪了，日子过得真快。”男孩子虽是孩子，但是谈吐间在努力把自己当大人，说起读书来眉飞色舞的。小冬不太懂，眯着眼睛，半睡半醒地听他说话。

忽然间她听到有人在哭。似远似近，似真似幻。小冬悚然一惊，抬起头睁开眼来。

没有听错，是哭声。起先只是孤零零的一声，然后许多人都跟着哭起来。

胡氏探过身来，关切地看着她。

“妹妹，妹妹，不怕……”男孩子把她抱起来，将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前，声音颤抖不稳：“妹妹不怕……不怕……”小冬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，然后迅速被男孩子的衣裳吸走了。软厚的料子贴在脸上，有一种潮湿的暖。

小冬在马车上被颠得七荤八素，只有一个傻哥哥赵吕陪着她。他的眼睛通红通红，肿得像熟杏一样。这个年纪的孩子显然已经明白了什么是生离死别。

而小冬却没有再哭。没有人会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说你的母亲已经不在，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也显然不能明白，什么是死亡，什么是永别。

赵吕就笨笨地跟她说，青姨去很远的地方了，要过很久很久才能回来。

小冬睁着圆圆的眼睛，看他强打精神安慰自己。

她只是奇怪，为什么他不喊母亲？他说的是，青姨去很远的地方了。

难道，他和她不是一个母亲生的？有可能——小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不是王爷唯一的妻子。不过既然是王爷，那也就不大可能只有一个妻子。所以即使她和赵吕不同母，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
路上停下来歇了一次，胡氏抱着小冬喂了她点吃的。

车外面是一片野地，阴天，远处的山、近处的树林草坡都笼在一层淡淡的雾里。她刚探头看了一眼，就被胡氏拽了回来：“外头阴冷，小心着凉。”

小冬只吃了一小块儿糕就吃不下了。赵吕吃了两块，也没有什么胃口。

看她老想看窗外头，赵吕也探头看看，跟她说：“这是到了跃马山了……嗯，天黑前咱们就能到京城。”

胡氏抱着小冬，她有些昏昏欲睡，靠在胡氏香香软软的怀里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母亲去了，她也觉得心里空落落得难过，但是毕竟感情不是很深，若说亲情，整天抱着她哄她照料她的胡氏倒更像一个真正的母亲。小冬喊“胡妈妈”喊得倒是很顺口。

“妹妹，妹妹？”

小冬惊醒过来，赵吕松了口气：“到家了。”

车帘掀起来，胡氏先下了车，回身再来抱她。

赵吕不干了，硬是挤过来：“我抱妹妹，我抱。”

胡氏好言劝慰，赵吕哪里听她的，坚持说：“我能抱妹妹，我来抱。”

胡氏又不能硬赶他，可是要把小冬交给他抱那是万万不能。不管摔了哪一个她可都担不起。两人一时僵持住了。小冬倒不急，托着腮蹲在那儿看着他们。胡氏急得大冷天出了一脑门子汗，赵吕小脸儿涨得通红，谁都不退让。

一双手忽然伸过来，小冬被一把抱起来。胡氏转头一看，有些畏缩地退了一步：“王爷。”赵吕也立马老实起来了。小冬本能地伸手抱住父亲的脖子。

抬起头可以看见大门前挂着大大的灯笼，上面写着“安”字，在风里微微摇晃。

赵吕挨挨蹭蹭地走过来，看来还是不甘心。王爷一手抱小的，一手牵着大的，就这么拖拖搭搭地进了府。小冬把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四下里打量。虽然点着灯笼，可是天黑风大，能看到的東西太少。来来往往的下人都换了蓝布孝衣，侍卫还穿着劲装与护甲，但是腰间也换了黑带。差不多所有的人脸上都带着戚容，不论是真是假，看着就让人觉得沉痛。

有个女人迎了上来，她挽着青蛾髻，头上戴着素银头面，身上是一身素白，眼睛微红。这明明是一身穿孝的打扮，可是让人看见她第一眼就会觉得很怪。是的，很怪异。

也许是“女要俏，一身孝”这话确实有理，穿着素白衣裙的女子看起来眉梢眼角都是楚楚动人的风情韵质，她走动的时候也很迷人，腰肢像春风里初发的嫩柳枝一样，裙角温柔逶迤像片云彩。

她肯定不是下人，这样的女人在哪儿也不会只是个下人的。

“王爷，世子，”她屈膝行礼，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这就是小郡主吗？”

安王只朝她漫不经心地点了下头，吩咐了一声：“让人把玉芳阁收拾出来，把小冬的东西和跟着她的人都安置进去。缺什么就找福海。”

那个女子眼睛微微圆睁，似乎意外之极。复杂之极的神情在她眼中一闪而过，她却只是柔顺地应了一声：“是，我这就让人去打扫收拾。”

胡氏上前来把小冬从安王手中接过去，行礼退下。赵吕看了一眼父亲，便跟着追了出来：“妹妹，妹妹，我带你去看我的院子。”

胡氏轻声说：“世子一路奔波劳顿，先去更衣歇息吧。你看，齐妈妈都在那儿等着你了。”小冬趴在胡氏耳边小声问：“胡妈妈，刚才那个人是谁？”

胡氏也低声回答：“那是明夫人。”小冬咬着唇，明夫人？是父亲的姬妾吧。

“我要给她行礼吗？”胡氏已经开始教她对不同的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了。对长辈，对平辈中的年长者……“不用。”胡氏很快地说，干脆的语气中透出一丝嫌恶，“郡主不用给她行礼，她得给您和世子爷行礼。”“哦。”小冬点了点头。

胡氏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：“玉芳阁，她就是想上一辈子也住不进去。”

经过一处院落的时候，胡氏特意说：“世子就住这儿，跟玉芳阁很近的。”

小冬想看清楚，可是夜里实在看不清什么。只是她听见风吹来一阵轻而柔缓的哗哗声。她的确太累了，胡氏给她擦脸洗脚的时候她已经不清醒了，等头一沾到枕头，便立刻呼

呼大睡起来。

“哎哟，世子，您怎么这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，着凉了可怎么办……”

“我来看看妹妹。”

“郡主都回了王府了，以后天天都能见着面，您不用这么急呀。”

小冬睁开眼，她一时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，外面说话的又是什么人。

“妹妹醒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……”

小冬眨眨眼，软软糯糯地喊了一声：“胡妈妈。”

帐子被撩开了，赵吕的小脑袋探了进来，“妹妹醒了。”

胡氏急忙过来把他给请开：“世子爷，您到外头坐一会儿，我这就伺候郡主起身。”

丫鬟们忙碌起来，捧着水盆、巾帕、妆盒、衣裳鱼贯而入。她们都梳着一样的辫子，穿着同样的窄袖短袄，外面罩着孝褂。给小冬拿来的衣裳也是素色的孝衣。胡氏服侍她穿戴好，又给她洗脸梳头。小冬侧过脸儿，看见扎辫子用的绳也换成了素蓝的发绳。

赵吕早等不及了，献宝似的捧着一个盒子就进来了：“妹妹，来，这个给你。”

胡氏问：“世子爷这是拿着什么？”

“好东西。”他笑嘻嘻地把盒盖揭开，里面雪白的丝絮上头放着两枚圆溜溜的红果子，色如珊瑚，质如玛瑙，有一股青涩涩的醉人果香。

小冬不认识这是什么水果，胡氏却是见过世面的，失声说：“这是菩提果吗？”

赵吕点头：“是啊。”

胡氏点头咂舌：“我早年跟着王妃见过一次……这个是哪里来的？”

赵吕说：“太后给的，正好我和妹妹一人一枚。”

胡氏略一思忖，低声问：“哪位太后？”

小冬怔了一下，抬头看她。太后……还有几位？

赵吕说：“是圣德太后娘娘。”胡氏点了点头：“怪不得。”

见小冬一脸懵懂，赵吕解释说：“妹妹，这果子是贡品，名菩提果，又叫万寿果、神仙果，据说二十年才开花结果一次，生在人迹难至的悬崖峭壁，每年不过能得数十枚。说是吃了可以强身健体，女子服了还可令肌肤润泽丰美。这两枚是太后赐的，正好咱们一人一枚，我一直给你留着呢。”

有这么神奇？小冬将信将疑，胡氏又问了句：“世子，这果子的事，王爷知道吗？”

“父亲当然知道的，赐下来的那天我就说过我和妹妹一人吃一枚，父亲还夸了我呢。”

这东西未必有那么神奇的功效，不过物以稀为贵。而且，更加可贵的是赵吕的心意。

“来，妹妹，这个空腹吃最好。啊，张嘴，不要咬，千万不能咬。”

小冬满脸黑线，赵吕年纪也不大，却时时处处装着小大人模样。

赵吕小心翼翼地拈起一枚果子送到她嘴边，目光热烈，表情殷切。小冬没办法，张开嘴把果子整个儿含进去。牙齿刚一碰到果皮，那果皮就破了，汁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甘冽甜蜜里又带着微微的酸，香气浓郁，还带着微微的凉，一下子就滑下了肚子。

小冬哆嗦了一下。咦，这就吃完了？这还没细细品呢，怎么就下了肚了？

“妹妹喜欢吃吗？”赵吕瞅着小冬的神情，把盒子里的另一枚果子也拿了过来，“那这个妹妹也吃了吧。”

胡氏赶忙拦住：“可不成。吃一个已经是福分了，再说，郡主还小，吃这么多，不见得能克化消受。世子快把这果子吃了吧。”

赵吕还是把那枚果子托到小冬面前来，小冬闭着嘴猛摇头，他才缩回手：“好吧，那……下次再得了，再给妹妹吃。”

胡氏问：“世子不是要去上学吗？”

“父亲给我告了假……”他低下头说，“青姨的事情……”

胡氏一怔，随即暗骂自己问了句蠢话，忙说：“正是，郡主才回来，正好和世子多在一处说说话，兄妹俩打小儿没见过几回呢，王府里的人郡主也都不认得。”

赵吕点点头：“对对，恐怕太后还会召妹妹进宫去的。”他拉着小冬的手一样样交代，“圣德太后娘娘脾性好，待人也好，见她老人家不用害怕；圣慈太后娘娘……人也好，就是不爱说笑，规矩也大，若是去拜见她老人家，规矩可错不得，不然的话，挨顿训斥都是轻的……”

真两位太后啊。太后这种东西……按常理都是一个。若是有两个，多半要生事端。两个太后里头，应该只有一个是皇帝的生母。

小冬本想仔细听他怎么说，可是赵吕却没接着朝下说，只说：“皇后娘娘也是个很好的人；李贤妃多病，不大见人；明贵妃的话有些多，她身上还香得异样，上次熏得我直打喷嚏……”

胡氏忙说：“世子——”赵吕怕她唠叨，便改口说：“其他人就是同辈了。”

胡氏却不敢让他再说了，赵吕就算机灵聪慧但毕竟还小，不太懂得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。

小冬和赵吕一起用了早饭，赵吕似乎想把一直空置的兄妹情一下子补回来，不停地说“妹妹吃这个”“妹妹尝尝那个”，胡氏在一旁都插不上手。

小冬只吃了一点东西就饱了，本来她胃口就不大，赵吕觉得她吃得太少，又想着是不是饭食不合口，又问她是不是回了王府住得不惯。真是个傻哥哥。安王爷看起来清贵高华，遗世独立，生个儿子却只有长相像他，性情全然不像。

“对了，”赵吕拍了一下手，“父亲说，年前河东的一位表兄和两位表姐就要进京来，到时候肯定是住在王府里，那就有人陪妹妹说话玩耍了。”

小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门亲戚，摸摸肚子，只觉得早饭吃得多了，有点胀。

话说，那据说价比千金的菩提果吃下肚去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。

小冬在晚饭的时候见着了父亲安王。胡氏将她放在地下，小冬有模有样，按着胡氏所教的给父亲行了个屈膝礼：“见过父亲。”

“嗯。小冬过来。”

安王的语气温和低柔，像是夏夜里幽幽的琴鸣。

安王将手轻轻放在她的头上，小冬有些紧张，一动不敢动。

“小冬也长大了……”他轻啜一声，仿佛风过竹梢，“我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，一点点大，一只手就可以托住……”

小冬的头不知不觉抬了起来。安王爷眉宇间带着一股化不开的忧色，仿佛高山上的皑皑冰雪，晶莹剔透。那样的雪，即使是盛夏时节，也不会消融。

即使他在微笑，那股忧郁也浓得化不开。

安王静静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你长得像你娘。”是吗？在模糊的铜镜里，小冬的那张小脸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圆嘟嘟的大苹果。不过，如果长得像娘，那应该不会丑。

安王没再说话，小冬靠在他膝边，目光从他腰间的围带移到他的衣摆上。

镶了黑边的素服——他是在为母亲服丧？

不多时赵吕也来了，他在安王面前极是守礼，向安王行过礼，又朝小冬点头：“妹妹也来了。”

小冬像模像样地朝他屈了屈膝，喊了声“哥哥”，引得赵吕眉舒目展，看来心情比刚才进来时要好很多。

赵吕坐在安王的左边，小冬坐在他右边。没有其他人，那个颇具风情的明夫人并没有出现。王府的饭食也不是山珍海味珍馐百味，桌上都是素菜，摆在小冬面前的是蛋羹和白粥。胡氏行过礼，在一旁的矮凳上坐下来，拿了勺子喂小冬。

粥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入口感觉却极好，米香浓郁，稠浓软糯。蛋羹吃着很鲜，微带咸味。

安王还指着一道豆腐说：“这个她也可以吃。”

用过饭，安王问了几句话，吩咐了一句：“小冬刚回王府来，只怕不大习惯，你要多费心。”

胡氏忙应了：“是。”

安王顿了下，又说：“这两天预备一下，太后今天说起，想见见小冬。”

胡氏忙应了下来。

太后……太后是什么样子呢？小冬一直到躺在被窝里，都在琢磨这个问题。

胡氏将她安置好了之后，放下帐子，端着灯轻轻走开。屋里还有人，隔着屏风，有丫鬟睡在那里值守。胡氏和她说话的声音隐约可闻。小冬竖起耳朵，听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

“今天明夫人让人送来了四身儿衣裳，看着不像赶着做出来的，怕是早就预备了……”

胡氏问：“谁送来的？”

“明夫人身边的绿水……”说着说着她们的声音更细了，小冬仔细听也只能听着一字半句。睡意迷蒙间，小冬又听着胡氏说了句：“……过两天郡主会进宫，我一个人恐怕照顾不周全，你也得多当心留意，万不可有什么疏漏，毕竟宫中可不比别处。”

“是。”

进宫啊……小冬心里略感不安。

只是想不到进宫的日子那么快就来到了，快到小冬觉得自己根本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。

那天一大早小冬就被胡氏和丫鬟们从被褥中挖了起来，比素日起身的时辰要早得多。丫

鬟捧来新衣，小冬睡眼惺忪地任人摆布，一层又一层衣裳套上身，感觉自己像个布娃娃一样。

胡氏抱着她出门，远远地，可以看见赵吕的院子也是灯火通明，赵吕的乳母齐氏跟在赵吕身后也出了院门。赵吕穿着素袍，戴着银冠，远远看去像个精致昂贵的大玩偶一样。

小冬知道自己看起来肯定也是这个样子，只是比他要小一号。

“我和妹妹一起进宫去，咱们得先给太后请安，去晚了不恭敬。”

小冬点点头。刚从屋里出来，她的小脸儿让冷风一刺，红艳艳的，可爱得让人想咬一口。小冬左右看看，没有见着安王爷。

赵吕弯下腰来轻声说：“你找父亲吗？父亲要去上朝，已经先走了。”

胡氏抱着她上了车，赵吕却不肯上另一辆车，头一昂：“我要和妹妹坐一起。”

他的乳母齐氏不像胡氏这般温柔和软，神情有些冷漠，说话也有一句是一句：“去别处的话世子与郡主同车也无妨，进宫还是不要轻忽。”

赵吕被她一句话说得蔫了，活像霜打的小禾苗，乖乖跟着齐氏上了前面那车。

小冬恍惚记得胡氏说过，世子和郡主的乳母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，最后还是王爷点了头才能成的。齐氏和胡氏一个肃然端正一个温柔平和，分别侍奉世子和郡主，还真是恰到好处。

车子摇摇晃晃地朝前走，车厢壁角挂着一盏极小的玲珑八角灯，把车里映得昏黄温暖。小冬想看看外面的街道，可别说胡氏不会让她掀帘子，就是掀开了，外面也是一片昏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冬天的晨光来得晚，他们到宫门口下车时，东边才刚有些蒙蒙亮。小冬还未来得及感受凉风寒意，已经被胡氏拿斗篷密密一包，抱着进了宫门。

宫灯还都亮着，远远的一点点的光排成行，照着长长的深寂的一条宫道。空气中弥漫着洒扫过的水气和一点点灰尘的味道。

胡氏抱着她一路向前走，不知经过了多少道门户。进了一间侧殿之后，胡氏小声对她说：“郡主，等下先拜见圣德太后娘娘，再向圣慈太后娘娘行礼。”

屋里头人太多了，胡氏抱着她迈过快有她高的门槛，进了门放下她。以小冬的身高，只能看到一片锦绣裙裾，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各式各样的绣纹，铺天匝地，满满当当，像是雨后天空中的霓虹。还有浓淡不一的各种香气，明明是冬天，这里却又暖又香，像是已经到了百花争艳的春天。

小冬和赵吕在屋子正中摆的垫子上拜了下去。小冬穿了一层又一层衣服，像一个圆滚滚的绣球一样。虽然胡氏教她的动作她全都记得，也自信都能做好——

可是她忘了，世上有个词，叫“意外”。

她顺利地跪好了，但是在朝下叩拜时，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，像个球一样滚到了一侧。零星的笑声从女人们围坐的地方传过来。

赵吕迅速转过头来关切地看着她，伸手过来扶了她一把。小冬脸上微微发红，她扶着赵吕的手稳住身体，重新跪好。

上头有人清了清嗓子，于是那零星的笑声消失了，殿里重归寂静。

小冬又朝下拜，这次她很认真，自认为跪得很稳。可是一重重衣料，软软的垫子，肉乎乎的手脚，种种客观因素叠加起来——这次头还没沾到垫子，眼前又是一阵天旋地转，她又歪到一边去了，连带着把跪在一旁的赵吕也给碰翻了。圆滚滚的小冬简直像一个不屈不挠的不倒翁一样左摇右摆，就是没法儿行完这个礼。

这次坐在上头的人也忍不住笑了：“快搀起来吧，别拜了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也难为她了。”

有人把小冬抱了起来，扶她站稳。穿着这么厚的衣裳，走路都艰难。小冬转头看看抱她起来的宫女，只见她穿着一件青缎短袄，系着粉色的裙子，看起来毫不臃肿，反而显得亭亭玉立，腰肢纤细。

“来，过来让哀家瞧瞧。”

小冬迈着小碎步朝前挪，厚厚的衣裳裙子让她行走不便，几乎是一扭一扭地到了太后的座前。

一只保养极好的白皙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。小冬终于看清楚了太后的样子。太后并不是她以为的那种或富态或精明的老太太。实际上，她和“老”字半点都沾不上边。她五官端正，容颜秀美，笑容温柔可亲，果然如赵吕和胡氏说的那样，看起来是个脾性极好的人。

“你叫小冬是不是？”

小冬点了点头。

“好孩子……”她打量着小冬的相貌，摸摸她的头，转过脸去对另一个人说，“姚妹妹，你看，这孩子生得可像她娘？我还记得青媛的眼睛，也是生成这样。”

另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姐姐说的是。”

这声音清冷如山泉，说不出的动听。小冬忍不住转头去看，她身后的赵吕忙拉着她一只手，低声说：“那是圣慈太后娘娘。”

小冬只看了一眼——圣慈太后，绝对是个美女。也许“美女”二字在皇宫中最不稀罕，这里或许是天下美女数量最多、品质最优、密度最大的一片区域了。可是圣慈太后就算身处一群各有特色风姿不凡的美女之中，仍然能第一时间夺走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她的肌肤细白如玉，眼睛如一泓秋水，澄净明澈，眉眼仿佛丹青妙手细心描画出来的，没有半分不完美之处。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缺憾，就是她的神韵气质。只因她的目光里明明白白地透出一股冷若冰霜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味。就像一朵生在高处的稀世奇花，名贵，寂寞，自开自落自甘心。

小冬年纪小，又是初次进宫，并没人这会儿站出来挑剔她的礼数不周。赵吕仍然规矩地向圣慈太后进礼问安。

圣慈太后只点了下头，淡然地问：“你父亲呢？”

赵吕恭敬地答：“父亲上朝去了，吩咐我和妹妹来向两位太后请安。”

圣德太后揽着小冬，低声说：“唉，这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她的眼圈一红，拿起帕子拭泪。屋里的气氛顿时沉郁起来，刚才的欢快像是凝结住了，重重地压在众人的肩膀上。

旁边有人劝道：“小冬这不是有两位太后、诸多长辈看着护着吗？太后快别伤心了，

不说眼前的人，就是已经去了的人，也会不安啊。”

说话这人穿着一身金雀翎丝缎对襟裙裳，头上戴着一顶金丝攒珠芙蓉冠。

这种打扮在这屋里也是独一份儿，她的尊贵身份也就不言而喻。果然圣德太后身边的人也跟着劝道：“皇后娘娘说的极是，太后就不要伤心了。”

圣德太后点点头：“你们说的是，不过我想起青媛那个丫头来，可比你们都强多了，只是命薄啊，身子一直不好……现在撒手一走，扔下孩子才这么小……”

小冬怔怔地站那儿不出声，赵吕的眼圈也红了，握着小冬的一只手，默默地不作声。

“太后快别伤心了，您看两个孩子都跟着哭了。”

圣德太后把小冬揽过去：“嗯，看看这孩子，都长这么大了我才头次见。”她拿了一块点心递给小冬，小冬接过来——为什么这些人总喜欢给她递点心？递点儿别的成不成？在马车上颠了一路，又被这满屋的香味儿一熏，她一点儿都吃不下去啊。

忽然身后有人说了声：“这个就是小冬妹妹啊？”

小冬转过头，见有个小姑娘笑吟吟地看着她。她生得秀美可爱，有八九岁年纪，梳着双髻，穿着淡粉的衣裳，可以预见用不了几年一定又是个大美女。

旁边赵吕告诉她：“这是六公主。”

六公主扬手打断他的话：“别闹那些虚礼了，喊我一声六姐姐就是了。嘻嘻，我等了好些天啦，以后终于有人叫我姐姐，我再也不用当老么了。”

圣德太后笑着招手让她过来，一手抱着小冬一手揽着她：“你怎么先跑来了？你姐姐们呢？”

“她们又不缺妹妹，自然不用急着来。我得先来瞧瞧，以后我也是有妹妹的人了，这可是桩大喜事。”

旁边一个女子说：“六公主盼了这么些年的妹妹，可算盼着了——不过郡主又不在宫里头住，六公主想当姐姐的心愿只怕还是圆不了啊。”

六公主微微嘟起嘴来，摇着圣德太后的手撒娇：“太后娘娘，那就让小冬妹妹留下来给我做个伴儿嘛。”

圣德太后笑着说：“那可不成，安王爷可舍不得。再说，你身边还少得了人？夏天的时候你不是找了两个丫头做了伴读吗？是谁家的来着？”

皇后说：“记得一个是张婕妤的侄女儿，另一个姓崔，父亲是户部员外郎。”

“对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我还见过的。”圣德太后说，“这一上了年纪，记性是越来越坏了。”

有个妃嫔说：“太后哪里算老，您这精神气色可比我们这些人强多了呢。”

六公主小声抱怨：“她们没意思嘛，跟木头似的，个个都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许。”

圣德太后指着她笑道：“你就是想有人陪着你疯玩就是了。”

六公主怏怏不乐：“可是小冬妹妹一个人在安王府里头，也没有姐妹陪她，她也怪闷的呀，不如进宫来和我一块儿，那我和她可不都有伴儿了？太后娘娘，您就疼疼我吧，把小

冬妹妹跟安王叔要来，和我做伴儿。”

圣德太后一指头戳在她脑门上：“就你事儿多。那你自己怎么不去求你王叔去？说不定他看着你一高兴，就答应了呢。”

六公主辩道：“安王叔可没那么好说话……太后娘娘，宫里比我大的人很多，可是我没有妹妹呀。”

赵吕插了一句：“小冬妹妹也会有伴儿的，年前沈家的表哥和表姐便会来。”

六公主怔了下，马上问：“沈家？河东沈家？那沈三来不来？”

圣德太后说：“你个女孩儿家，问这些做什么？”

“沈三的名气多响啊，都传遍大江南北了。有人说他是文曲星下凡……”六公主小声说，“听说他生得比女孩儿还俊俏。”

太后笑着摇头：“你这孩子啊，说你不懂事吧，又懂点事；可说你懂事吧，你这话说得哪像个懂事的样子。回头我就告诉你们区师傅，你的功课还是太轻了，让她给你再加一倍才是。”

六公主顿时苦了脸：“太后娘娘……人家才不轻松呢。我又没有五姐那么聪明，区师傅教的东西我学着很吃力的，五姐学一个时辰就行，我得学两三个时辰，还未必能学得会呢。”

这话听起来，好像是在夸那位五姐聪明。可是，小冬怎么觉得这话酸溜溜的，不是那么对味儿呢。

不过，说曹操曹操到，此时外头有宫人禀报：“四公主、五公主到。”

门帘掀起，宫女簇拥着两个小姑娘走了进来，她们先向两位太后问安，又问皇后娘娘安，然后才有余暇招呼小冬。

“这是安王叔家的小郡主吧？”穿鹅黄衣裳的少女抿嘴笑道，“我是你四姐。这是你五姐姐。”

小冬看看赵吕，然后屈膝行礼，两位公主却都还了礼。

四公主看来已经十二三岁了，脸庞圆圆的，眉毛细淡，看起来一团和气。五公主身量比她矮些，一双眼慧采流光，面庞如花。小冬打量她，她也回以一笑，唇边有个浅浅的笑窝。

“好了，你们姐妹们去亲热吧，小冬还小，你们几个当姐姐的可得好好照顾她。”

四公主年纪最长，笑着应了一声，牵着小冬的手说：“来，小冬妹妹，咱们去那边儿坐。”她的手柔软丰腴，掌心温热。

小冬转头看赵吕。四公主微笑着说：“吕弟也一起来吧。”

六公主却摇头不依：“才不要。他是男子，跟咱们在一起掺和什么，去去去，你到外头去，别和我们在一处。”

赵吕可不会乖乖听话就走，抢上前来牵起小冬另一只手：“父亲说了，让我好好看着妹妹。”

六公主还要再说，四公主轻声说：“六妹妹别淘气了，小心太后训斥。”

六公主飞快地转头看了一眼，果然老实下来。她看的当然不是圣德太后，而是圣慈太后。那位太后娘娘的冷漠肃然与这殿中的热闹气氛格格不入，看一眼就让人觉得身上发冷。